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流动的雾

宋崇山 著

I247.5
2777
3

流动的雾

朱崇山 著



PK70145



B 438679

1987年·南昌

流动的雾

朱崇山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新魏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.5 字数24万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310

统一书号: 10110·529

定价: 2.27元



作 者 像

朱 崇 山 一九三一年生。广东台山县人。一九四九年肄业于香港达德学院经济系，同年春参加革命。现在广东作协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。五十年代末开始发表小说《灯火》、《开赴农村之前》。一九八〇年冬到深圳特区长安落户，深入生活，发表了《温暖的深圳河》等反映特区建设生活的中、短篇小说多篇，出版了《影子在月亮下消失》、《朱崇山中篇小说选》、《南方的风》等中、长篇小说集。

天一下子暗了下来。

她孤独地走在一条古老幽深的曲径上，走着、走着，已走得很远了。

缕缕青烟轻轻地蒙着白茫茫的沙滩。墨黑的海浪汹涌呼啸，浪尖上晦暝的，没一只海鸥，松软腻滑的沙子上也没露出一颗带颜色的贝壳。

这孤寂的沙滩，这孤寂的海……

她脚步轻盈地走着，走着，觉得脚底下的沙子显得有些结实了。

这是一块荒凉了的土地，黄的泥土、黄的落叶、黄的山花、黄的野草、黄茫茫的一大片。昏黄的天际下一个人影也不见。死寂、荒凉、衰弱了的一大片辽阔的草地。

地上斑斑点点，一个个数不尽的黑洞洞的穴。黑暗里飘泻出来一缕缕阴森森的寒气，就象无数台空调机吐出来的冷气流，在枯黄了的草地上空飘荡。

她漫步在洞穴丛中，穿过了一行又一行。

没有风，也没有树。

一望无边的草地好象洒过了油蜡，滑溜溜的。

她步子婀娜，一直往前走，就象没瞧见身旁这些骇人的黑不溜秋的东西。路弯弯曲曲的没个尽头。

她揩着汗珠，稍微歇息了一下。

一个陌生人默默地站在路边，手里撑着把锃亮的锄头，犹如一根孤零零的竹竿子朝着她望。这人白发、白衣、白袜、白鞋，一身素净，风度翩翩，可看不清楚他的脸孔，模模糊糊，呀！他哪有脸儿，一个没脸的人。

她感到一阵惶恐……

“报上名来。”陌生人说。

她犹疑。还是顺从地报了。

“还轮你不着。回去吧！”

陌生人在她背后没头没脸地笑了三声。

……

她惊醒了，手脚冰凉，胸脯上湿渍渍的一滩冷汗……

这没脸儿的人。

这路……

她睡着了，醒过来……

—

入冬，天气依然暖融融。

台历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。牛岁只剩下这么些天了。

林向宇心绪烦乱，穿着件薄毛衣坐在黑皮转椅上，脑子里隐隐地觉着疼痛。今年说得上应验么，牛耕田，马食谷。古来如此。

林向宇二十五岁，生得身坯魁梧，面孔有棱有角，天庭饱满，鼻梁端正，眉宇间坦荡着青春朝气却又透出来一种成熟感，充满着男人的魅力。近来，他消瘦了，明亮的眼睛显得黑幽深邃。也难怪他，净碰上这伤脑筋的事。

他苦思冥想也找不出个两全其美的对策。两个漂亮的姑娘一前一后地看上了他，天造地设，她俩竟买了同一列北行的火车票，一个回鲁镇，一个返北京。

命运老是开玩笑似的把人们缠在一根绳子上。

对了，今晚还有三个宴会，都是涉及经济合同违约的谈判。烦透了，一系列的短跑、高栏和马拉松。他当这个经理也算倒霉透了。最近，听说上面又派人下来调查，要加强经济宏观控制什么的，使得他心上又多压上了一块石头。

他急得手足无措。不可得罪她俩中的任何一个，尤其此时此地。

他抬腕看了看表，离开车时间不多了。无论如何也得去送行，可想起倘使她俩碰到了一块，心又犯疑了。

敲门声。

“又一宗麻烦事。”经理助理周明把一份合同书放在他桌上。周明比林向宇小两岁，白脸皮，唇上淡淡地蒙着

一抹茸毛。他抿着嘴望了望经理那焦虑得深陷的眼眶，秀气的脸上流露出了同情的神色。都是年轻人，经理的苦恼也是他周明的苦恼。

“有什么补救办法？”向宇瞧也没瞧合同书问。由于非经济原因，公司未能同港商签署这份合同。

“日期往前推三个月。”周明不假思索地答道。这不过是众所周知的钻政策空子的一惯的办法。

向宇摇摇头，“明知故犯。”

周明耸了耸肩膀，“这就算了！”

“OK！”

周明诡秘地笑了笑，盯着他那疲惫焦虑的眼睛说，“我愿意忠诚为阁下服务！”

“下次会轮到你的。”

“相学家说我天庭低，没这份艳福！”周明从心里羡慕对方的桃花运气。

林向宇关上抽屉，吐掉嘴上的烟蒂，坐上辆“皇冠”，风驰电掣地开走了。

二

月台的宽阔顶盖挡住了斜阳昏黄的光线，地上昏沉沉的没点儿生气。

林向宇无精打采地靠着一根方形柱子，柱子那长长的黑影遮住了他魁梧的身躯，使之在黑暗里显得凄然萎缩。他什么也听不见，耳边只响着心房怦怦的跳动音律，快要把喉咙也给震颤得哽住了。

他紧咬住下唇，金睛火眼地注视着闸门口，竭力地朝蜂拥在候车室的人堆里面搜索，希望看到姑娘俩中的一个。上帝保佑。

他想，她俩到来总会有个先后吧！唯一的机会就是充分利用这时间差。别无出路。最佳选择是杨萌先来，送上了车，后面的时间就充裕自由些了。

这概率还算高的！

他倚着柱子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才微合上的眼睛又急忙睁了开来。

华灯初亮。月台上依旧昏黄黄的，朦胧中露出一副龙钟老态。

月台同候车室只隔着一道疏阔的铁栅栏，室内灯火通明。

他惶然地盯着落在地上的一道光线明暗的分界，自己的心也随着掰开了两瓣。一边火热，一边冰凉。蓦地，心底里感情的沉淀搅腾了起来。他爱过杨萌，后来又深深地爱上了王颖。这爱象是模模糊糊，又似是清清楚楚。他明白又不明白，却又没想去弄明白。

然而，眼前的一切又是这样的明明白白。

人流开始蠕动。

一点也不夸张。这是一道色彩缤纷，款式新潮，充满性感魅力的时装流，穿着宽袖的蝴蝶衫，松阔的运动装，圆肩紧身的时式裙的香港同胞鱼贯地拥进了站台。她们手里提着红红绿绿的漂亮礼盒，匆忙地赶着回乡过年。今岁不同往年，同胞们很有个旅行探亲的派头，衣冠楚楚，笔直刮挺，行李简便，不象往年大包小件，肩挑手提，云耳、花菇、柴鱼、虾片、红瓜子……大袋小包的搭挂身上，累得大汗淋漓。自从开放之后，这里市场的东西日渐丰富多彩，价钱也比香港便宜，同胞回乡也省却了许多烦恼。

冬至祭灶，大寒刚过，桃符之兴又勃然而至，足见侨胞故里乡情之深厚。

林向宇凝视着这道花花绿绿的河，这流动着的色彩，流动着的笑声，仿佛自己也随着而流……

倏地他愣住了。

她来了，紧挨着背后的竟然是她。

杨萌一身素雅，白圆领毛衣，镶上两线红蓝圈儿，石磨蓝长裤，丰满圆润，上下耸动着青春的线条，一张圆脸看去苍白憔悴，浅浅的笑靥盛着两窝温馨的泉水，乌亮的短发溢满着青春活力。她朝着向宇走过来，合着两片丰润的嘴唇，美丽的眼睛流溢着温柔、恬静、贤淑的目光。她丰腴水灵，落落大方，雪般素洁。

王颖紧贴在她身后，就象事先彩排过的一样。她裹着件红绒紧身茄克，墨蓝长裤，黑高跟皮鞋，窈窕玲珑，突

起的胸脯妩媚性感。她没朝向宇望，微蹙着双柳眉，黑长睫毛盖着眼睑，薄嘴唇闭翕着，晕红的脸颊呈现出一抹迷人的阳光，恍惚她身上散发出一道火红的冲激波，觉触着时代脉搏在跳动。她苗条娟秀，矜持妩媚，花般火红。

一白一红象一对蝴蝶朝着他围了过来。

向宇觉着一阵眩晕，脑子嗡嗡地响，口干舌燥，脸上火辣辣的灼痛，一时慌了手脚。在这一霎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。

他失神地迎了上去，伸出双手握着她俩温暖柔软的手，身上感到一阵阵冰凉的颤抖。

她俩相视着心照不宣地莞尔一笑，就象一对久已相熟而又未曾谋面的朋友。

默默地接过了她俩手中的车票，他的心随着这一丝儿淡淡的微笑稍稍地放松了。

蓦地，他又惊愕住了。硬板板的小块儿车票差点从指缝间跌落地上。天造地设，同是第十号车厢！

他头也不敢抬便急忙提起行李，左手一个黑皮箱，右手一只红皮箱往里走。两位姑娘一红一白象影子般把他夹在中间朝车尾的方向走去。

幸得月台顿时热闹了起来，人山人海。

他小心翼翼地人流中穿过，脚步沉甸甸，心里却异常清晰地感觉到那一红一白的颜色，宛如两道热的旋流贴着自己的身体。脑门上凉丝丝的汗珠儿象一根根钢丝缓缓地脸上刺过，一直麻至嘴角脖子上。

他舔去唇边的汗水，悄悄地瞟了王颖一眼，她眨巴着长睫毛的美丽的眼睛，在微笑，泰然自若，好象世界上平静得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。那恬然的笑容，轻盈的脚步，娜娜风姿，无疑给他投过来一束同情的谅解。他没空闲去斟酌，只隐隐地觉着一阵心灵的宽慰。

林向宇侧过头瞥了一眼杨萌。她微合着红润迷人的嘴唇，浅浅笑靥，胸脯高耸，淡然的神态里显得有点儿拘束，仿佛急着要摆脱这令人窒息的氛围，看得出她在竭力地忍受着……

她俩从没见过面，又象早早就认识了。

蓦地，他感到一阵心灵的灼痛。他不愿再伤杨萌的心，让姑娘带着深沉的忧郁回鲁镇去，便内疚地、不由自主地朝她身旁靠了过去。

“在家里呆多久？”向宇没头没脑地问。

“你说呢？”杨萌反问道。

他怔住了。

“我是个多余的人！”杨萌又说。

“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向宇嗫嚅着。

“你说。”杨萌语调温和。

“我看，你还是回来好，因为……”

“因为在那边我也是个多余的人！”杨萌强忍住眼眶里滚动着的泪水不让流出来。

向宇心里猛地一震，觉得她把话说得过重了。事情会这样严重吗？她想到哪儿去了……

没等他回过神来，杨萌一手夺过了他手里提着的黑皮箱子，霍地一下跳上了车厢，头也不回地进去了。

他呆若木鸡地站着，六神无主，恍惚掉落到一个无底洞里去了。

.....

蓦地，一只白嫩纤柔的手从背后伸了过来，轻轻地落在他那微微颤抖着的宽厚肩膀上，然后又接过他手中提着的红皮箱子。

“你还来北京吗？”王颖微蹙着双柳眉，脸上流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态。

他呆呆地望着她。

“慢点考虑也不迟。”王颖乜斜着他说。

向宇有点窘，想了想，“你等我……”

她瞥了车窗一眼，淡然笑道，“你别急，”然后伸出手给他扣好上衣胸前的扣子，“来北京时给我个电报。”

王颖眨了眨眼睛，朝他挥了挥手，象在说这不就过去了？从容地踏上了蓝色的车厢。

他想跟随着跳上去，却觉着双腿沉沉的象铸在地上，一步也拖不动。

三

紫荆树那带缺口的绿叶尖上绽开着一簇簇红紫紫的

花，在海风中翩翩地拂动。

林向宇回到公司疲惫得象一匹拐了脚的马，栽倒在长沙发上。

他的心已缺了个口儿。

耳边响着列车轮子的轰鸣，心儿早已停落在第十号车厢上，瑟缩地躺在晃沓里。他替姑娘难受，天呀！这二十多个时辰怎样过？只能责难自己，林向宇，你这罪魁祸首！

他合上眼皮，沉沉的好象再也睁不开来了。

周明赶忙放下手里的饭盒，斟给他一杯烫热的人参红茶，尔后抬眼瞧了瞧挂在壁上的石英钟。

向宇喝了口红茶，闭目养神。

周明同情此时正合着眼、垂头丧气的经理，唉，要是换上我周明也会一样的伤神，丧魂落魄。要说杨萌是个东方女性，那末王颖则完全称得上是个东方新潮女性了。

生活常常是这样，本来简单的事却弄得很复杂，本是复杂的事却又显得很简单，人们的精力也常常为此而耗费殆尽。这是思维模式的差距，抑或是感情焦距的变异？

周明盯着经理苍白的脸孔已慢慢地回流了点血色，心情才轻松了些。他踌躇着，想让向宇多歇一会，可又不得不碰了碰他的手肘，低声说，“等下还有三个宴会呢！”

林向宇强睁开眼，伸了伸腿，精神恢复了一些。这几天够他受了，一切倒霉的事全堆在他头上，累得骨架子都快要散了。他瞅了一眼放在茶几上的盒饭，才又朝周明微

微一笑。他很感激这位细心的助手，除了工作之外还给他当护士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有时候他怀疑这助手是不是个女性？才喝了几口人参茶就精神多了。这东西恢复疲劳效果颇佳。

周明不声不响给他递过来一块热气腾腾的白毛巾，便又坐回白藤椅上扒他的饭盒。

林向宇无精打采地揭开盒饭盖子，眉头紧皱。又是烧鹅！盒饭嘛，不外白切鸡、滑牛肉、菜丸、鱼片、香肠几款菜式，反来复去吃腻了嘴。他顾不了倒胃，胡乱地扒了几口白饭。白雪雪的油占米饭粒粒柔软，香滑可口，比啃白面包舒服许多。

当经理吃盒饭？自古以来官场的繁文缛节，烟花筵席，等级门第已够累人的了。到了今日的信息世界，说起来人们也难以相信，当经理的视宴会为累赘。有时一个晚上得赶赴几家筵席，才寒暄几句，喝了口酒便又得溜了。哪有时间让你坐下来品尝一下菜肴的味道，何况上菜照例是慢吞吞的有条不紊。空肚子喝酒易躺倒，便趁宴前胡乱地塞下点东西。今晚是马拉松赛，在这经济苦闷期一提起赴宴两个字，林向宇就厌烦得头痛了。

“走吧！”周明忍不住催促道。

周明驾着辆“皇冠”朝雅兰大酒店驶去。向宇破例地坐在后座头，靠着座枕闭上双目。他感到不舒服地转动着脖子，也许座位没“奔驰”舒适，车子性能也比不上。近日

市委下了通知，他这一级经理够不上坐“奔驰”的格。干脆利落，他将先前那部“奔驰”缴上去了。

路灯从车窗外照在林向宇白皙俊俏的脸上，他闭合着嘴，两道浓眉蹙动了几下，又缓缓地舒展开来。这时，他脑际里翻腾着一项引进合资工程的洽谈，得拖延合同的签订。倘使不愿放弃也只能进行马拉松较量了。

如许这般的事碰得多了，头痛心烦，但也得到了经验。虽说事前双方都做过了可行性的调查研究，也审视过投资环境的适用性能，但每一项合作都是由诸因素所促成，有些因素又只有待实践之后才可能发现得出来。更何况，使人头痛的非经济原因决不是双方的合作努力所能补救的。

林向宇已深切感到非经济原因的复杂，也尝过了政策多变的苦头。尤其是面临着国际市场复杂的竞争角逐的局面，往往上面一句话也会引起市场股票的波动。在特区，一点一滴的经验无不付出高昂的学费。眼前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，市场一潭死水，经济苦闷期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。艰难呀！

尽管他已疲惫不堪，心情沮丧。可一想到这贸易合同的事便又精神抖擞，全神贯注地思考量度，哪怕是一字一句的斟酌。他毕竟年轻，精力充沛，脑瓜灵，适应性强，只消在车上的瞬间便可以将脑际里储存的信息条分缕析。林向宇这种善于对付急速旋转生活的适应性和思维模式，使周明这个颇为自负的年轻人心悦诚服地当他的助手。

可今晚不知怎的精神老是集中不起来，恍恍惚惚，就象只断了线的风筝在天上飘荡。不晓得调查组哪个时辰下来，说不定已悄悄地动手了。嘿，经济宏观这东西没个标准，此一时，彼一时。无非随政策转。不过，公司的进出口贸易全都经由上面批准的。经营承包也是有上头批示。这一点，他还清醒。然而，那种不能不使人提心吊胆，小心翼翼的戒备感他开始体味到了。生活嘛，还有那个使人头痛的十号车厢！

“时间来来得及。”林向宇瞧了一眼座背上的石英表，提醒助手。

周明驾驶技术一流，车子平稳得宛如水银泻地，他提醒他是怕他一时分心想洽谈的事。近日交通事故频繁，自行车已成灾祸，蚂蚁出洞般黑压压的成串连片地漫过来，稍不留神非出祸不可。

“还有十分钟节余。”周明说得准确，好让他放心。这位助手做事胆大心细，讲究效率。从雅兰去郊区蜜湖度假村，再折回市区的天河宾馆的路程他都一一盘算过了。眼前正值整顿交通，单行线，准向右转不得往左拐，稍一疏忽又得跑冤枉路了。

车子绕过了翠绿的君子兰花园，穿过雅洁的滨海别墅区，再溜上巍峨奇伟的立体交叉桥便到了雅兰大酒店。

竹叶厅里已是宾朋满席。